

文人“吃书”

刘芹

中国历史上,有那么几个痴绝之人,将书与“吃食”拉扯在一起,做出一些令人发噱的非常之举。

古代诗人也追星,唐代有个诗人叫张籍,他就是个“追星族”,他追的是大诗人杜甫。张籍酷喜杜甫诗,恨不能脱胎换骨追随杜老前辈。一日,他拿来一帙杜甫诗作,焚烧成灰,再以膏蜜相拌,全数吃下。之后抹嘴大叫:我的肝肠从此可以改换了。不知入腹的杜甫诗作起了多大作用,反正张籍的作品在星光灿烂的唐代诗坛占有一席之地。举一首《秋思》:洛阳城里见秋风,欲作家书意万重。复恐匆匆说不尽,行人临发又开封。当然,张籍的“吃诗”,实在是例外之举,可将书与吃喝牵涉一起,历史上倒不乏其人。传说宋代诗人苏舜钦,一次住在亲戚家,每天晚间读书,要喝一大斗酒。亲戚家人觉着奇怪,便在晚上悄悄去偷看。这天苏舜钦正读的是《汉书·张良传》。当念到张良与刺客以巨椎掷击秦始皇一节时,苏击掌而叹:可惜没有击中呵!随即满满斟了一大杯酒,一口饮下。再往下,读到张良对刘邦说:当初我在下邳起事,和陛下(刘邦)在陈留之地相见,这是老天把我交给陛下

节时,苏舜钦以掌拍击书案,感慨不已:君臣相知相遇,是如此困难呵!说完又满满斟一大杯酒,一饮而尽。在窗外偷看多时的亲戚笑了:有这样的下酒菜(按:书),一晚一斗酒不算多。将《汉书》当下酒之物,后世传为美谈。翻读苏舜钦诗作,果然酒气袭人:嘉果浮沉酒半醺,床头书册乱纷纷。北轩凉吹开陈竹,卧看青天行白云。(《暑中闲咏》)

当然这个“吃书”之举也可以变通一下的。宋代有一个叫韩宗儒的人,极贫饮食,却不舍得花钱。当朝有一收藏家,极喜爱苏东坡的手札。这个韩宗儒,又恰恰与苏东坡有那么一点书函往来。自己的书信当然不值钱,他便将苏东坡给他的信札,讨好地送到那位收藏家手里。为报答,收藏家每每回礼。这回礼有趣,是市值不便宜的几斤羊肉。这羊肉可供全家吃好几顿。时间久了,消息也就外传开来。苏轼门人,也是大诗人的黄庭坚便跟老师开玩笑来:从前王羲之以自己的书法换喜爱之鹅,还算雅洁,今天你的书札却被人换成羊肉吃了。这事到后来弄到有些难于收拾。一天,苏东坡正忙于公务,这个韩宗儒又遣人送来一封信。打开看看,没有什么内容,便搁

置一边。不料送信人却不依不饶,在门外吆喝:一定要取得回信才走。好脾气的苏东坡也搞得哭笑不得,只能一语道断:回去告诉韩宗儒,今日断屠。意思是今天不回信了,也免得人家的羊遭到屠宰。这种事在今天也偶然能出现。著名考古学家夏鼐,求学期间一次乘车外出,带了一些梨和香蕉,同时拿了一册爱尔兰作家赫里斯的著作《萧伯纳传》。边吃水果,边读书,他感到很惬意,便在当天的日记留下这样一笔:“读 Harris 的《萧伯纳传》,配着水果,别有风味。”当然,许多现代读书人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,可惜写出来的极有限。真希望将来能读到更多这般的记述文字。

肚里“吃的书”多了,也要善待爱护。晋朝人郝隆,曾做过桓温的参军,极善应对。每年的七月七日,百姓晾晒被褥之时,他总要仰卧在太阳下面。有人问时,他回答:你们晾晒皮货,我满腹的书,也得晾晒一番才是。自负自得之态可掬。前面说到的苏东坡也有故事。他每天早晨起身,先泡一大杯浓茶,徐徐饮下。自谓:“浇书”。花草得常常浇水,“咱”这满腹的诗书,当然也不能“旱”着。

说说扶贫好决策

王兴禄

我是贫困户,生活实在苦得煞。因病致贫上了册,感谢党的好政策!扶贫干部没话说,带我寻医还请客。病愈干活把贫脱。

我是贫困户,生活实在苦得煞,天灾人祸上了册。感谢政府好政策!帮扶干部没话说,帮我儿女去求职,找了工作把贫脱。

我是贫困户,生活实在苦得煞,身处困境上了册。感谢扶贫好决策!致富项目没话说,生产生活有计划,辛勤劳动把贫脱。

我是脱贫户,枯木逢春好的煞。如今上了脱贫册。脱贫攻坚硬政策!太平盛世没话说,返贫倒车坐不得,实实在在把贫脱。

我所认识的周行健先生

周重礼

周行健先生是我们广丰人,家住县城东门外的麦田畈,家庭务农,只有他一个人在外读书,大学博士毕业后,留校研究钢铁事业。多次出国考察,学习,成为中国的钢铁专家,任国民党中央钢铁研究院院长。

有一次,我到上海进货,闲时,在愚园路看蜡像展览,蜡像慈禧太后坐在太师椅上,太监李莲英站在旁边。稍远一点,与真人差不多,当然还有袁世凯、冯国璋等人。快到中午了,到中央钢铁研究院,在周行健先生家中做过一次客,因为都是广丰同乡人,周行健先生很客气。

上海刚解放,周行健先生便遣散院中所有工作人员,自己辞职回家务农。整个研究院除了一个研究院的招牌,里边冷冷清清没有人住。后来上海人民政府便清理驻沪各办事机构,清理到中央钢铁研究院,得知该院院长是周行健先生,是江西省广丰县人,因此陈毅市长致电广丰县人民政府,一定要找到周行健先生,速速返沪,马上复职,一切开销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负责。

那时,周行健先生脱了西装,在家穿着青布装,腰间捆着青布围巾,挑着尿桶在田间干活,自己还买了一部黄包车,准备闲时就拉客,过着养家糊口的生活。这一次,广丰县人民政府派一个干部拿着陈毅市长的电报送给周行健先生,恰逢周行健正在田间干活,县里干部把陈毅市长的电报给周行健先生看,他才知道陈毅市长叫他马上返沪,报到复职,为人民服务。

于是周行健先生回到上海,到市政府向陈毅市长报到,陈毅市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,并说:“你回来了,很好,你现在仍任中央钢铁研究院院长,研究钢铁工作,为国家贡献才智。但是研究院名字要改一下,要挂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中央钢铁研究院的牌子”,上班不久,中央冶金部又调他到国外进修,回国后,冶金部调他到中南矿业学院(现在继续改名中南理工大学)任院长兼教授,一直干到退休。

根据周廷光《我的回忆》整理



父亲已过世三十多个年头了。每当想起父亲,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他既坚强又慈祥的容颜。有人说天下的父亲都是一座山,既高大又可靠,也有人说父亲有海一样的宽容和胸襟,让你无时无刻,都能感受到无比的父爱。

记得五十年代末,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,每次父亲从食堂打回来的粥饭,总要等儿女们每人分上一碗,围在桌子上,用筷子,蘸着碟子上的盐巴,吧嗒,吧嗒喝着粥,他才肯动手拿碗。母亲心疼地说:“你要担矿石的,孩子们吃不饱,饿一饿就过去了。你是家里的顶梁柱,千万不能饿。”每次听到母亲这些话,父亲碗筷一歇总是沉着脸的说:“孩子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,千万别饿着。”您又带着满脸的歉意:“怪就怪我没读到书,没本事,有力没处使,让全家受苦了。”每每这时母亲总是有些伤怀,赶忙宽慰您“瓦砾都有翻身日,等孩子们长大了,自然会好起来的。”

那年冬天,拆了食堂不久,一直被父母照顾着的,孤寡老人金奶奶突然去世,那时候大家都过得紧巴巴的。饭都吃不饱,那里有钱去买棺木,左邻右舍一时束手无策。是您掀开自己家的楼板,钉成寿棺,把金奶奶送上山,让她落土为安。您善良,实在,肯帮人,虽没进过学堂门,但一言一行自始至终为孩子们做出了榜样。

记得那一年,文化大革命闹得正凶的时候,到处是红卫兵武斗的口号声。一日撑灯时,街上一阵喧嚣声。对面供销社棉布店外,一伙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,呼着口号,用铁棍敲着大门,欲强行闯入捉人批斗。是您这个胆小怕事的老实人,和母亲用梯子,从后面窗户,把只有一面之交的雪姨,清姨

她们救出来。又趁着夜幕把她们送到了乡下藏起来,免遭劫难。您和母亲不顾自己安危,又偷偷返回窗下,帮她们找回了用手拍包着的营业款。若干年后,您又将布票和营业款完璧归赵。在那时一个鸡蛋只卖三分钱,有伍百元现金,可以建一栋三架大屋的年代,那几千元营业款是何等的贵重。对于您靠卖力气养家糊口的人来说,可能一辈子都赚不到。

后来雪姨的丈夫,平反官复原职了,随后她们几个人也调到了县城。清楚的记得,那年刚过端午不久,母亲老毛病又犯了。上一次犯病,服了小庄医师开的药,母亲第三天就能够下床了。这次您又用独轮花车,推着母亲去城

草芥一样的父亲

潘是华

里,刚过西关口,雪姨身着笔挺的确凉衬衣迎面而来。她看您赤着脚,汗流浹背,母亲又病怏怏的样子,立马装成不认识似的,生怕失了她身份。再后来因为她们的丈夫官越做越大了,母亲和您便渐渐的和她们疏远不来往了。您说:“人固然穷但要有志气,伞虽破,但要骨子好。一个人做好事不图回报,凭自己的良心就行。”

后来全家下放到了农村,您靠勤劳肯干,生产队给您打了九分,还保管仓库。当队长将沉甸甸的钥匙交到您手上时,对您是多么的胜任,要知道,那可是全生产队老老小小的命根子。对于一个种田完全是门外汉的人来说,得到全村的肯定,是多么的不容易。那时候村子里,有几户没有劳动力的称口粮,您二话不说,帮人家挑到家

里。有的人过意不去,硬要泡白糖茶您喝,您急得满脸通红,连说,气力是泉水,源源不断的。

在那个为三餐发愁的年代,一家人拼死拼活,一年干到头还是打不到口粮。为了子女,您和母亲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,全是缝缝补补的。过了“立冬”您才舍得穿布鞋。平时不管有多劳累,您一个鸡蛋都舍不得吃,总是吩咐母亲拿到集市卖了,省吃俭用,也要培养二个妹妹念上高中。在当时来说,您一芥草根百姓,思想是多么超前。那时一个生产队,甚至全大队的高中生都是寥寥无几。

记得那时候,因为缺钱,给两个妹妹上学的菜断断是没有钱买的,都是用土瓦罐装上母亲自置的腌菜

干。每次去学校时,用锅铲把菜锤得严严实实,一个礼拜装一罐。地方上的人说您呆,重女轻男,家里这么困难,还让女儿念书,不如辍学在家赚工分。识字不多的您总是那句话:“万般皆下品,唯一读书高。”而且逢人就说:“男女都一样,只有读书能够翻身出头日。”

您的心愿,就是能够全家吃得饱,穿得暖,住上砖瓦房。如今改革开放以后,生活富裕了,儿女们都遂了您的心愿,该有的都有了,没有的也有了。那些赤脚走路,穿衣要布票,吃饭要粮票,食不果腹,衣不遮体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您一生平凡如草芥,未见过大世面,亦没读过书,您只有一颗善良本份的心。随着光阴的流逝,年龄的递增,现在我愈发能体会到,您的一言一行,以身示范,这些优良传统的家风,是馈赠给儿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。